

H. C. Andersen
EVENTYR OG HISTORIER

根据 Flønsted's Forlag, Odense,
Denmark, 1952 年版本

踩着面包走的女孩

[丹] 安徒生 著

叶 君 健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59,000

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(原上海文艺版)

书号: 10188·37 定价: 0.35 元

目 次

招澤王的女儿.....	1
賽跑者.....	72
鐘淵.....	79
恶毒的王子.....	86
一个貴族和他的女儿們.....	92
踩着面包走的女孩.....	112
譯后記.....	128



沼澤王的女兒

鶴鳥講了許多故事給自己的孩子聽，都是關於沼地和窪地的事情。這些故事一般說來，都適合聽眾的年齡和理解力。最小的那些鳥兒只須听听“吱吱，喳喳，刮刮，”就感到有趣，而且還會認為這很了不起呢。不過年紀大點的鳥兒

則希望听到意义比較深的事情，或者無論如何与它們自己有关的事情。在鸛鳥之中流傳下来的两个最老和最长的故事中，有一个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——那就是关于摩西的故事。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尼罗河上，后来他被国王的女儿发现了，得到了很好的教养，終於成了一个偉大的人物^①。他的葬地至今还没有人知道。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第二个故事人們还不知道，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本地故事的緣故。这个故事是几千年来鸛鳥媽媽世代相傳下来的。它們一个比一个講的好。現在我們可以把它講得更好了。

講这故事和亲身参加这个故事的头一对鸛鳥夫妇，住在一个卫金人^②的木屋子里，把它当做它們夏天的別墅。这是在温德素色尔的荒野沼澤地旁边；如果我們要表示我們

① 根据古代希伯莱人的傳説，犹太人摩西生在埃及。那时埃及的国王，为了要消灭犹太种族，下命令說，凡是犹太人生下的男孩子都要杀死。摩西的母亲因此就把摩西放在尼罗河上的一个方舟里。埃及国王的女儿看到这个美貌的孩子，就把他收来作为养子。他后来領着犹太民族离开埃及到迦南去开始新的生活，事見旧約出埃及記。

② 卫金人(Viking)是最先住在北欧的一个好战的民族，他們在第八世紀和第九世紀征服过英国，并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王国。

學識淵博，那就不妨說，這地方是在叔林①區的大沼澤地附近，在尤蘭極北的斯卡根一帶。那兒仍然是一片茫茫的沼澤。關於它的記載，我們可以在地方志中看到。據說這兒本來是海底，後來變得高起來了。它向四邊擴展了許多哩路，它的周圍是一片潮濕的草原和泥濘的沼地，上面長滿了能變成泥炭的青苔、野黃莓和矮小的樹。這地方的上空差不多老是有一層煙霧；七十年以前，這兒還有豺狼出現。把它叫做荒野的沼地是一點也不錯的。人們不難想象，它曾經是多麼荒涼，它在一千年以前該是有多多少少沼澤和湖水！

是的，那個時候可以看到的東西，現在仍然可以看到，一絲也沒有改變。那時的蘆葦跟現在的一樣高，而且長着跟現在一樣長的葉子和开着藍而帶棕色的絨毛般的花。跟現在一樣，那時的樺木也長出白色的皮和細嫩的松散的葉子。至於住在那兒的生物，唔，蒼蠅穿的紗衣服，跟它現在穿的沒有兩樣。那時鸛鳥的上衣的顏色仍然是白中夾着黑點；襪子仍然是紅的。但是那時人們所穿的上衣，却跟現在所穿的式樣不同；不過，無論誰在這泥濘的沼地上走过，

① 叔林(Hjoring)是現在丹麥的一縣。

不管他是猎人或者随从，他在一千年前所遭遇的命运，决不会与现在两样。他会陷下去，一直沉落到大家所谓的沼泽王那儿去。沼泽王统治着地下的那个广大的沼泽帝国。人们也可以把他叫做泥地王，不过我们觉得最好还是把他叫做沼泽王——鸛鳥也是这样叫他的。人们对于他的统治，所知道的并不多；可能这是一件好事情。

那个卫金人的木房子就在沼泽地的附近，紧贴着林姆海峡。这房子有石建的地下室、塔和三层楼。鸛鳥在屋顶上建筑了一个窠；鸛鳥妈妈在这儿孵卵。它很有把握，认为它孵的卵一定会有良好的结果。

有一天晚上，鸛鳥爸爸在外面呆了很久。当它回到家来的时候，它的样子很慌张和忙乱。

“我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！”它对鸛鳥妈妈说。

“让它去吧！”它回答说。“请记住，我在孵卵呀。这会搅乱我，蛋会受到影响！”

“你应该知道这事情！”它说。“她——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——已经到这儿来了！她冒险旅行到这儿来——现在她却不见了！”

“她，她是仙女的后代呀！快点告诉我吧！你知道，我在孵卵，我可是等待不了呀！”

“你知道，媽媽，她一定相信了医生的話——这是你告訴我的。她相信这儿沼澤的花可以把她父亲的病治好。她穿着天鵝的羽衣，跟另外两个穿羽衣的公主一起飞来了。这两个公主每年飞到北方来，洗一次澡，恢复她們的青春！她到这儿来了。現在她却不見了！”

“你有些太魯苏！”鵲鳥媽媽說。“这些蛋可能伤风呀。你把我弄得緊張起来，我可受不了！”

“我已經观察过了！”鵲鳥爸爸說。“今晚我到蘆葦丛里去过一次——这儿的泥巴可以托得住我。那时飞来了三只天鵝。它們飞行的样子似乎告訴我說：‘不对！这不太象天鵝；这只是天鵝的羽衣！’媽媽，你象我一样，一看就知道；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。”

“当然我知道！”它說。“不过快点把那个公主的事情告訴我吧！什么天鵝的羽衣，我已經听厌了！”

“你知道，沼澤中央很象一个湖，”鵲鳥爸爸說。“如果你稍微立起一点，你就可以看到一部分。在那儿蘆葦和綠泥巴的近旁，躺着一根接骨木殘株。有三只天鵝坐在那上面；



它們拍着翅膀，向四周觀察。它們有一只脫下羽衣；我馬上認出她就是我們埃及主人的公主！她坐在那兒，除了她的黑髮以外，身上什麼外衣也沒有穿。我聽到她請另外兩位好好看着她的天鵝羽衣；然後她就跳到水里去采她幻想在那裡开着的花朵。那兩位點點頭，飛到空中，把那脫下的羽衣銜起來。她們把它拿去干什么呢？我想。我想她可能也要問同樣的問題。她馬上得到了回答，而且很干脆：那兩位拿着她的天鵝羽衣飛走了！‘你沉下去吧！’她們喊着說；‘你將永遠也不能再穿着天鵝的羽衣飛，你將永遠也不能再看到埃及了！請你在沼地里住下吧！’於是她們就把天鵝羽衣撕成一百塊碎片，弄得羽毛象暴風雪似地在四處亂飛。於是這兩位不守信義的公主就飛走了！”

“那真可怕！”鸛鳥媽媽說。“我聽到真難過！不過請趕快把結果告訴我吧。”

“公主哭得真是可憐傷心！她的眼淚滴到那根接骨木樹的殘株上。這根殘株就動起來，因為它就是沼澤王本人——他就住在这塊沼澤地里！我親眼看見殘株怎樣一轉身就不再是殘株了。粘滿了泥的長枝桿伸出來了，象手臂一樣。於是這個可憐的孩子就非常害怕起來，她想从這塊泥濘地逃

走。但是这块地方連我都托不住，当然更談不到她了。她馬上就陷下去，接骨木树的殘株也沉下去了。事实上，他把她托下去了。黑色的大泡沫冒出来了；他們沒有留下一点痕迹。公主現在是埋到荒涼的沼地里去了，她永远也不能带一朵花儿再回到埃及去了。媽媽，你一定不忍看到这情景的！”

“在这样一个时候，你不該講这类的事儿給我听！这些蛋可能受到影响呀！那个公主会自己想办法的！一定会有人来帮助她！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或我的身上，或者在我們家族的任何人身上，我們就統統都完了！”

“但是我要每天去看看！”鸛鳥爸爸說。它說得到就做得得到。

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它看到一根綠梗子从深沉的沼澤地里长出来了。当它达到水面的时候，它冒出一片叶子来。叶子越长越寬；在它旁边又冒出一个花苞来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当鸛鳥在梗子上飞过的时候，花苞在强烈的太阳光中开出一朵花来；花萼里面躺着一个漂亮的孩子——一个好象剛剛洗完澡的小女孩。她很象埃及的那位公主——鸛鳥一看見就認為她



是那位公主，不过縮小了一些罢了。可是仔細想一下，它又覺得她很可能是公主跟沼澤王生的孩子，因此她才躺在睡蓮的花萼里。

“她决不能老躺在那儿！”鶴鳥爸爸想。“不过我窠里的孩子已經不少了！我有了一个办法！那个卫金人的妻子还没有孩子，她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家伙！人們說小孩子是我送来的；这一次我倒真的要送一个去了！我要带着这孩子飞到

卫金人的妻子那儿去：那将是一件喜事！”

于是鹤鸟把这女孩抱起来，飞到那个木房子里去。它用嘴在那个镶着膀胱皮的窗子上啄开一个洞，然后把孩子放在卫金人的妻子的怀里。接着它就马上飞到鹤鸟妈妈这边来，把它所做过的事情讲给它听。小鹤鸟们静静地听这个故事，因为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够大，可以听了。

“你看，公主并没有死呀！她已经送一个小家伙到地面上来了，而且这小家伙现在还有人养！”

“我一开头就说过，结果就会是这样！”鹤鸟妈妈说。“现在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。我们旅行的时候快到了；我已经感到我的翅膀开始发痒了，杜鹃和夜莺已经动身；我听



到鵝鶉說過，我們很快就会有順風吹來！我覺得，我們的孩子們一定得好好操練一下才對！”

嗨，卫金人的妻子第二天早晨醒來，看見懷里有一個漂亮的孩子，她是多么高興啊！她吻她，摸她，但是她卻哭得厲害，因她的臂和腿亂踢亂打，看樣子她一点也不感到快樂。最後她哭得睡去了。當她睡着的時候，她的一副樣兒才可愛呢。卫金人的妻子真是高興极了；她感到非常愉快，非常舒服。於是她就幻想，她的丈夫和他的部下一定也會象這個小家伙一樣，某一天意外地回到家來。因此她就和全家的人忙着準備一切東西。她和她的女仆人所織的彩色長掛毯——上面有他們的異教神祇奧丁、多爾和佛列亞^①的象——也掛起來了；奴隸們把那些作為裝飾品的舊盾牌也擦亮了；凳子上放好了墊子；堂屋中間的火爐旁邊放好了干柴，以便火隨時就可以點起來。卫金人的妻子親自安排這些事情，因此到天黑的時候她就很困了。這天晚上她睡得很好。

她在天明前醒來的時候，真是驚恐极了，因為孩子已經不見了！她跳下床來，點起一根松枝，在四周尋找。她發現

① 這都是古代北歐神話中的神仙，與基督教無關。

在她床上的脚头有一只很丑的大青蛙，而没有那个孩子。她一看到这东西就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情。于是她就拿起一根粗棍子，想要把这两栖动物打死。不过它用一种非常奇怪和悲哀的眼光望着她，结果她不忍下手。她又向屋子的四周望了一眼——青蛙发出一个低沉、哀哭的声音。这使她打了一个寒颤。于是她从床边一脚跳到窗子边，立刻把窗子打开。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；阳光从窗子射到床上这只大青蛙的身上。忽然间，青蛙的大嘴仿佛在收缩，变得又小又红；它的四肢在动，在伸，它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。床上又是她自己可爱的孩子，而不再是一只奇丑的青蛙了。

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說。“难道我做了一个恶梦不成？这儿不就是我的美丽的天使嗎？”

于是她吻她，把她紧紧地貼在自己的心上。不过这孩子象一只小野猫似地掙扎着，咬着。

卫金人在这天和第二天的早晨都沒有回来，虽然他現在正是在回家的路上。风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吹，朝有利于鶴鳥旅行的南方吹。一人的順风就是他人的逆风。

过了两天两夜，卫金人的妻子才弄明白她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：原来她身上附着一种可怕的魔力。在白天她是美丽得象一个光明之女神，但是她却有一个粗獷和野蛮的性格。可是在晚上她就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，非常安靜，只是叹气，睜着一对忧郁的眼睛。她身上有两重不同的性格在輪流地变幻着。鶴鳥送来的这个小姑娘的外表在白天象母亲，但是性情却象父亲。在晚間，恰恰相反，她父亲的遺傳在她身体的外部表現出来，而她母亲的性格和感情則主宰着她的內心。誰能把她从这种魔力中解放出来呢？

卫金人的妻子为这件事感到焦虑和悲哀。她为这个小小的生物担心。她覺得，在丈夫回来的时候，她不能把孩子的情況告訴他，因为他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，把孩子放在公

共的大路上，随便讓什么人把她抱走。这个善良的卫金女人不忍心这样做，因此她就决定只讓卫金人白天看到这个孩子。

有一天早晨，屋頂上响着鸛鳥拍翅的声音。头天晚上有一百多对这类的鳥儿在操練，后来又在这儿休息；現在它們起身飞到南方去。

“所有的男子，准备！”它們喊着。“妻子和孩子們也要准备！”

“我真覺得輕快！”年輕的鸛鳥們說。“我的腿子里痒酥酥的，好象我肚皮里装滿了活青蛙似的。啊，飞到外国去，多么痛快啊！”

“你們必須成群結队地飞行！”爸爸和媽媽說。“不要話講得太多，那会伤精神的！”

于是这些鸛鳥就飞走了。

在这同时，号角声在荒地上响起来了，因为卫金人和他的部下已經登岸了。他們滿載着战利品，正向家里走来。这些战利品是从高卢人的領海上掠来的。那儿的人，象住在不列顛的人一样，在恐怖中唱：

上帝啊，請把我們从野蛮的諾曼人①手中救出来！

啊，在沼澤地的卫金人的堡塞中，生活是多么活跃，多么愉快啊！大桶的蜜酒搬到堂屋里来了，火燒起来了，馬被斬了，这儿要熱鬧起来了。祭司把馬的热血洒在奴隶們身上作为祭礼；火在熊熊地燒着，烟在屋頂下翻騰，烟灰从梁上落下来，不过这种情形他們早已經习惯了。許多客人到来了；他們得到許多貴重的礼物，他們之間的仇恨和恶意現在都忘掉了。他們在痛快地喝酒，在把啃过了的骨头向彼此的面上抛——这表示他們的高兴。他們的歌手——他是一个乐师，也是一个武士——为他們唱了一曲歌；因为他曾經和他們在一道过，所以他们知道他唱的是什麼。在这歌里面，他們听到他們战斗的事迹和功勋。每首歌的結尾都有同样的叠句：

财富、亲仇和生命都不能持久，

只有光荣的名字会永垂不朽。

① 这是古代土著的北欧人，經常到法国和英国从事擄掠的活动。